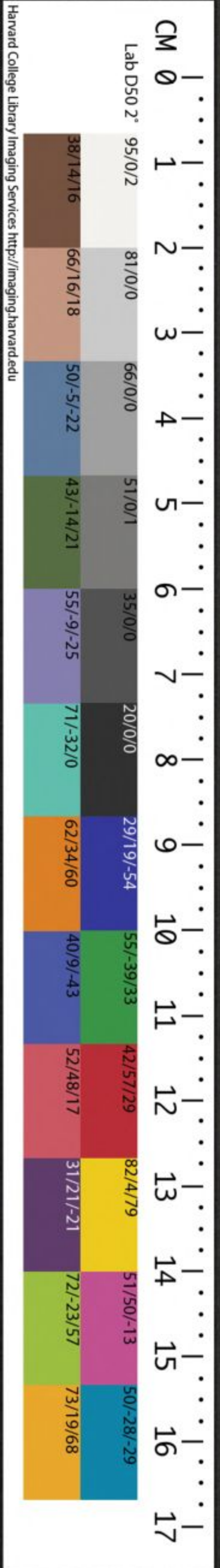


T2512/8193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37 AVENUE LAN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TEL: 617 495 3300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九十三

宋

元祐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  
罷之

宋史曰頤服闋三省攝除館職判檢院壽徵建曰頤入  
朝時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  
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純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  
著豈欺罔者邪但草莽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  
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  
召勸請必有術乎明不聽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

宋史曰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開門機候在之  
女帝年益壯太皇太后后擬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九十三

哈佛大學哈佛東京圖書館珍藏印

宋

元祐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

罷之

宋史曰頤服闋三省擢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邪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

宋史曰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閭門祗候在之女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年



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為皇后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策使蘇轍趙宗景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范百祿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 五月王巖叟罷

宋史曰言者論巖叟排劉摯為朋黨出知鄭州

### 遼女直部節度使劾里鉢死

遼史曰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東柔弱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毋弟頗刺淑襲為節度使

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為功交弱為強遂破桓被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劾里鉢有子十一人長曰烏雅東曰阿骨打曰幹帶曰吳乞買曰斜也曰幹賽曰幹者曰烏故乃曰閣母曰查刺曰烏特頗刺淑在父兄時號國相自幼機敏善辨及居住蓋心補其兄諸部叛之立功為多至是襲位時麻產尚據直屋鎧水頰刺淑烏雅東阿骨打攻殺之敵鹹于遼遼以盈歌為詳穩自是部內平壹日益富強矣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置廣文館

宋史曰以待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



秋八月陝西地震

宋史曰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九月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宋史曰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行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索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採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辨所撰惠卿請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毀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

冬十二月以蘇軾為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

貶賈易知宣州

宋史曰侍御史賈易劾軾在揚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直呂大防制一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豐之政其弟轍早應制軾昔皆誹謗先帝無人宣州蘇頌上言易在御史太后薄易之為人出知多敢言不宜下貶為州與大防力爭太后不聽

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石祿罷

宋史曰先是賈易坐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時殿中侍御史揚畏亦之邪前呂大防蘇轍即劾頌賈易事為稽留詔命遠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領器局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禮量能授任杜絕佞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以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



年幼諸臣太紛紜常一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一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思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以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百祿坐與與同職事畏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

### 詔御策進士復兼賦詩

宋史曰中書請御試策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負總二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者終八十人耳遂下是詔

### 夏四月夏人乞以蘭州勿塞門若不許六月梁燾罷

宋史曰夏人自得西蕃以地界未定累遣使為言詔二府議燾與同列語不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授人勿為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下句人聞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六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訪人材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

而識別人才非臣所當也固問之燾曰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 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宋史曰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七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選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即從旁誦其雜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宋史曰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魯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



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  
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  
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  
史臣曰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壅邊  
若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  
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  
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毋后  
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  
臨朝九年朝拜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  
恩人以爲女中堯舜呂氏中曰宣仁起光公著用之二  
公未至罷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非惇確所能沮抑亦  
無待於光公著之建明非女中堯舜乎二公既至罷青  
苗復常平禁字說等是變熙豐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  
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  
毋改子則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  
事變之大驟秦普利差役吳蜀和雇役各有利害不舒  
究而速變之過矣熙豐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  
法則其善者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存役之法去

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平保馬力馬可罷  
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教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  
字說可廢而罷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  
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  
以敷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冬十月帝始親政翰林學士范祖禹首上疏不報詔內侍  
劉瑗復入內給事祖禹復上疏諫不聽

宋史曰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  
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  
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  
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  
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  
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  
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  
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



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  
所讎疾而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  
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  
群慝則帖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  
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  
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  
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  
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  
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  
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  
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中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  
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  
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  
五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  
充種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  
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  
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  
李稷陸師閔行茶法于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

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抹之天  
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  
意陛下不以脩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  
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宋史曰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  
臣在明肅重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實惟勸仁  
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  
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  
稽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  
帝愛民之意本亦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宮  
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  
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會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  
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  
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  
陛下稽傲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  
政群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



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保  
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  
人謂其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  
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帝不納

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紹述先

政○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宋史曰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  
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  
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  
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  
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  
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為不可復  
用出知成德軍史臣曰按楊畏假以紹述之說勸哲宗  
蓋欲哲宗紹述神宗用王安石所行之新法非紹述祖  
宗之良法也哲宗不悟遽入其說自是用人行政一切  
皆反司馬光諸賢所為天下生靈重罹荼毒而宋因

南渡然則人君  
聽言可不審哉

九年改四月紹聖元年○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

鄧潤甫為尚書丞丞

宋史曰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上能嗣文武  
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  
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  
實本於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  
人亦須極天下  
之選帝不納

葬宣仁聖烈皇后○三月朔日食

宋史曰不盡如鈞丘氏淚曰嗚呼宣仁后崩帝始親政  
祖禹之疏不報揚畏之言即入宋朝治亂興亡之基於  
此乎判人事變於下天象應於上天  
人之理影響如是天變果不足畏哉



呂大防乞罷帝從之

宋史曰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  
嫁然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位  
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  
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大  
防遂求去  
帝亟從之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畢漸以對策希時政擢首選

宋史曰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  
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  
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  
羗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  
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紕  
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夫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  
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施設蓋有百世不可改者  
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

之父作於前子林於後前前後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  
武帝外事四內與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益鐵權酷  
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  
苛漢至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謙決事上下恐俱  
人懷不安章帝采鑒其六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  
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仁  
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崇議朝廷為者數年先帝寢  
之遂以安靜人以濟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  
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  
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  
去矣帝攬奏大怒曰安得以此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  
衆莫敢抹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  
轍以比先帝非誇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  
訶北奴僕鄧潤南越次淮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  
累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  
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  
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  
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君上禮部



即揚長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  
漸為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丘氏濬曰  
進士首選號為狀元始于唐而盛于宋大為一時學士  
大夫之榮選非特人重之往往見於讖兆形於夢寐是  
天因人所重而亦重之也其得之者以直言極諫上也  
隨問而答者次之趨時好而迎合者不足道矣夫取一  
日之長於三年之近數百人之中固無甚異者  
而又曲所學以得之所以為榮也祇以為辱哉

###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宋史曰初司馬光論布增損役法在辭曰免役一事法  
令纖悉皆出已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  
出知太原府從江  
寧過京留拜承旨

###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人

宋史曰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  
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

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  
為慶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  
刑至是召為右正人商英在外十年憾之祐諸臣因極  
力攻之且論內侍陳衍以樞宣仁后至此為呂武云上  
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  
呂大防援引朋儕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  
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  
強笑剪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  
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  
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 貶蘇軾知黃州

宋史曰全臺復言軾撰呂惠卿誥詞訕謗先帝黜軾知  
黃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  
不副先帝愛護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  
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  
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大納未幾侍御  
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宋史曰魯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向矣

以王安配享神宗廟庭○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宋史曰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罷乃知陝州沮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被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其為講官第一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宋史曰惇之被召也通用陳璘從衆道謁之惇聞璘名遂與同職詢當世之務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

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

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績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日帝親政純仁扶危之力居多然群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宰乎天下上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宋史曰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詔是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賢貶黜之制皆



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  
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 復免役法

宋史曰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  
尚書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為惇  
然之在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  
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 蔡卞請刊定神宗實錄以下為國史脩撰

宋史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脩神宗實錄盡書王安  
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實錄所紀  
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十兼同脩國史  
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姦偽芟  
落事實盡  
改正史

### 閏月後以陸師閔等二十三人為諸路提舉常平官

### 罷十科舉士法以安壽崇門下侍郎○貶吏部尚書

### 彭汝礪知江州

宋史曰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  
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  
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  
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制舉置宏詞科

宋史曰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  
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缺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  
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許進士登科者  
請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 嗣濮王宗暉卒以其弟宗晟嗣○劉奉世罷

宋史曰奉世敬之子也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  
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



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幸得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 鄧潤甫卒○復以黃履為御史中丞

宋史曰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 六月除王安石字說之禁

宋史曰從太學博上詹文之言也

### 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高麗王運卒子景嗣○秋七月

### 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守官詔諭天下

宋史曰黃履周秩張同英上官均來之邵等文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

著冢斷棺暴尺帝問計將對由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

防為秘書監摯為光卿駁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

復青苗免沒法及章子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疑司馬光等又籍文彥

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

重議罰其在告天下大正之論兵開陣排擊盡出公議論起帝曰梁燾每起

朕皆記之又曰蘇頌不為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

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一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之法益峻柰天下何

### 八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頗刺淑死弟盈歌嗣○罷廣



惠倉○罷廣文館○復免行錢○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宋史曰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其言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脩神宗實錄以蔡卞為翰林學士安置元祐

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黃裳等率于遠州

宋史曰卞進神宗實錄於是祖禹彥若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求豐黔州彥若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脩實錄致與祖禹等爭辯大要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告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

手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蓋脩袖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三月嗣濮王宗晟卒以其弟

宗愈嗣宗愈尋卒以其弟宗綽嗣○夏四月置律學

博士○九月有事于明堂王赦○冬十日鄭雍罷○以

許將蔡卞為尚書左右丞○贈蔡確大師謚忠懷

宋史曰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婿也於喪次闢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宋史曰一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濟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



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詩上呂公著詩求進諫佞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上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斷棺蔽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音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頌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開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名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尔乃為時相將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干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熹上疏救之不克

###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

宋史曰商英黨章惇以安熹帝不直之遂免

### 十一日安熹罷

宋史曰熹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覬其助已而熹不下之遂有隙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熹言于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按牘懷之以白帝熹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熹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 貶范純仁知隨州

宋史曰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故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徒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六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尔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鮮豈可尚導前執願斷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三年春正月韓忠彥罷○二月嗣濮王宗綽卒弟  
宗楚嗣○夏人入寇圍塞門○女真伐紇石烈部阿疎  
阿疎奔遼

遼史曰盈歌襲節度使星顯水紇石烈部阿疎勃董有  
異志盈歌賜以鞍馬深加撫諭阿疎受其賜而謀益甚  
盈歌召之阿疎與部人毛密祿阻兵為難盈歌自往伐  
之至阿疎城阿疎往訴于遼遣使止盈歌勿攻盈歌  
留妨者守阿疎城而還

秋七月夏人寇順寧○宣化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

### 燕州

宋史曰元祐中民間傳官中求乳婢祖禹安世聞之入  
諫宣仁后曰無之乃止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十

然二人欲害之乃言乳婢為斤婕妤好也於是坐祖禹  
安世構造誣謗之罪謫授昭新州一判駕賀英州安置

### 九月廢皇后孟氏

宋史曰時劉婕妤以明艷寵冠後庭嘗同后朝景靈宮  
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肯立簾下后閣中陳迎  
兒訶之不顧閣下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坐  
朱搯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坐與后等眾  
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  
則或已撤婕妤座婕妤遂仆于地對不復朝泣訴于帝  
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母以此賊賊願為大家早生子此  
座當婕妤好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  
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  
木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  
歲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藝符  
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  
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  
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拷掠備至肢體



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寃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 冬十月雷大雨雹○夏人寇鄜延金明砦

宋史曰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棹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

金明而後駟之精銳者留龍安邊村悉令備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二三砦湏去已而果破金明引去

### 以龔原為國子司業

宋史曰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詁一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改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 四年春正月以賧征為魏川首領○李清臣免

宋史曰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謨俾日趨忠黨疏絕回適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



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恪才躁進陰觀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隙國是群姦嗣之衝決莫障重為薦紳之禍焉

###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宋史曰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傳堯俞贈諡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匡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

### 夏人寇綏德城○復元豐權茶法○復罷春秋科

###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

### 維等三十人貶大防道卒

宋史曰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曰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

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止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還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學士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求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觀韓川孫升呂陶范純仁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峽衡蒸棗單統均池信和金光衛連橫諸州居住王份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是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



而卒摯素皆卒于貶所天下惜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問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蓋以為命也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

宋史曰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誅毀先烈故也

閔曰以魯日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

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

宋史曰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輕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徙蘇軾于昌化軍范祖禹于賓州劉安世于高州

宋史曰坐元祐黨再安置也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軾至僦官舍以居有司以為不可遂買地築室僱人運甍畚土以助之因與幼子過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焉

三月夏人寇麟州遂龍衣葭蘆張構敗之○蹇序辰請

編類元祐宰相司馬光等章疏從之



宋史曰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序辰希惇意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往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訛謔宗廟睥睨丙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跡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檣檣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緝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李博士陳確因策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駭異謂確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確曰聖人之文寧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昂自議沮遽以告蔡卞乃密令李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矣

### 知渭州章惇築城平夏

宋史曰惇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備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

理他若數十所以示性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砦入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乘窳迎擊敗之一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百八人歲賜而命治造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 夏五月路公文彥博卒

宋史曰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一如恐不及其在各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而與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諫臨事果斷有大口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復大師謚忠烈

王 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廿 彗見西天 以世開為安定郡



宋史曰燕懿王德昭之曾孫也

### 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始復宥州

宋史曰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以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一將官王懿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遠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博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 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

### 參軍

宋史曰初恕父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

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下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上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惇遂以此齊斐太子宫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械為高上京作奏言父遭谗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追貶珪為萬安軍司戶贈溥裕奉國軍節度使

### 十月梁燾卒于州○編管程頤于涪州

宋史曰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追遣欲入內別叔毋不許明日黜以銀百兩頤亦不受



復立市易務○戶部上天下民數

宋史曰主客戶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七丁三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一百六

播州夷楊光榮內附○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

五年六月元符元年春正月咸陽民獻玉印群臣賀以

為秦璽

宋史曰咸陽民段義於河南鄉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下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段義絹二百匹授右班殿直劉氏定之曰秦始皇以藍田王製璽六面方正端紐李斯篆刻之子嬰降獻漢祖王莽篡位元后出投諸地螭首微玷漢傳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于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墓石氏置

璽于鄴閔死國亡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引兵守鄴因給得璽懷歸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為白板天子平蓋耻之謂給得璽者以解此耻也鄴為慕容暉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然為符璽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從堅求璽堅罵曰五胡次序無汝卷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送晉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給得之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棄之井間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梁之璽與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卒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是晉出帝重貴獻遼主德光德光詰所獻璽非真重貴對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為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有毀真璽之故難盡究詰至重貴降之日秦璽之毀于人也已灼然著於人口耳自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



復得於咸陽豈符堅所瘞藏至此始出乎非也是又作  
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  
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高孝真宗之符不亦  
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言為國之道也秦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于天  
既受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  
福者福未必從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璽其短世絕  
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漢元后所謂為國不祥  
璽耳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為未足復置一璽其一  
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  
一下闊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  
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為  
三巴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遠取石晉意  
其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曰責徵之延禧新以兵欺  
失於棗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金主守緒死  
于蔡州又為煨燼然則哲宗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  
亦不得取之矣詭佞之臣乃猶以  
之藉口欺世甚禍黷武亦獨何哉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執手梁  
壽子孫于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安惇為御

史中丞

宋史曰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  
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全猜忌於鷹  
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  
粉昆必欲以恥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謂寒心其謂司  
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又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  
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  
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  
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且加司馬尤呂公著以凶悖  
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  
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  
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  
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



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博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尔會摯燕已卒於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職京觀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僭位承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宋史曰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又以内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難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得乃奏

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燬焚之郝隨聞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遂

### 夏四月林希免

宋史曰初章惇奏曾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曰為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為貳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免之

###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

宋史曰初章惇怨祖禹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州



安世至貶所章博將必寘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  
脅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博又擢土豪為轉運判  
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  
世獲免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  
不少借隱長於勸講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  
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 京師地震○九月編管杭州通判秦觀于橫州

宋史曰觀豪俊善文為秘書省正字坐黨籍出  
通判杭州又坐增損實錄斥居橫州徙雷州

###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早寨大敗之復其將嵬名阿埋

宋史曰夏人圍平夏章案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埋西  
壽監軍妹勒都適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  
殿受賀案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德艾邊  
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國然  
後諸路出兵擇要宮不一再攻勢將自蹙矣章博與案  
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皆九屢敗夏人而諸多

建城砦以逼夏人及平  
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

### 二年春正月詔許其麗遣士賓貢○三月遼人為夏

### 請和

宋史曰夏人求援于遼遼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  
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鄜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  
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  
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 夏五月置西安州

宋史曰即南牟會新城  
從經冬使章案請也

### 六月河決內黃

宋史曰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吳安持等三十  
人降責有差以元祐間主回河東流之議也



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贍征

宋史曰贍征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氈等有異志以贍征季父蘇南党征雄武諸殺之其黨皆死獨籤羅結得逃奉董氈踈族溪巴温之子杓授援溪哥城贍征攻殺杓授籤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穆川守者以城降贍獨屯之贍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自青唐米降于贍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會州

宋史曰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之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未幾又以葭蘆砦為晉寧軍

子茂生九月立章惇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

宋史曰妃多材藝有威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劉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賢宦幼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孟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变色持其章齎踏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任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頑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書正色責之曰使志完慙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居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上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



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欽交遊錢與浩治裝往未經  
理且慰安其母選者以聞逮告詔獄衆為之俱回居之  
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  
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  
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會証者嘗三以書勸  
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証作王山主人對客問以  
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  
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 御史中丞邢恕免

宋史曰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  
恐其大用劫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遂  
構陷以罪出知汝州  
以安惇代為中丞

### 閏月黃履罷○以蕃隴拔復據青唐王贍擊降之詔 以青唐為鄯州魏川為湟州

宋史曰贍征既降于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  
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羶迎溪巴温入城立木征之  
子隴撥為主其勢復張贍征大惧自斃為僧以祈免熙  
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贍及攻隴撥及心牟欽羶等皆  
出降贍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  
贍知州事魏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

### 置看詳訴理局

宋史曰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  
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  
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  
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  
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連天  
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 皇子茂卒○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

宋史曰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崑名濟等來謝罪且  
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詔諸州行三舍法

宋史曰蔡京既上內外等制頒諸天下矣然三舍之法獨行於太學至是初令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考選升補每州上舍生一人內舍生一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生三試不升舍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至則補外舍生諸路選監司一員提舉等校守貳等幹其事

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于福寧殿壽在位十六年皇弟端

王侁即位皇太后權同聽政赦

宋史曰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長則申王必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侁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魯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

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樞前群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排斥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呂氏中曰熙豐紹聖之間無元祐數年之潤澤其禍不待宣靖而後見也所可惜者一老不憚遺而諸賢無宗主光蕪於今日黨論則非於明日天禧冠丁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呂范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所謂黨則以君子攻君子矣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紹聖之禍吾黨尤有過焉元祐所以轉為紹聖始於朋黨成於調停始於呂大防之引楊畏成於楊畏之引章惇清臣惇卞布京借紹述之名而用安石之法安石變法之禍止於一時而引進小人之禍終於一代嗚呼正人受禍極矣惇卞上誣宣仁下欲誅諸賢誅心而論罪浮于曹節王甫之害黨



綱諸正人朱全忠李振之害唐未諸朝士善人天地之紀而絕之若此國欲不亡得乎

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二月立王氏為皇后

宋史曰后開封人德州刺史璪之女也

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右丞

宋史曰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矣

三月詔棄鄆州以界吐蕃軍鼠王贍等于嶺南贍未至自殺

宋史曰贍留鄆州縱所部剽掠羗衆携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贍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羗積級如山初贍又諷諸羗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籤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倡贍聽之去遂隳寨數千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來援圍始解贍因棄者唐而還溪巴温與其子溪餘羅據之群羗復合兵攻

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隴撥乃水征之子遂命知鄆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邦辟勿丁晚曰懷義同知涇州加贍征懷遠軍節度使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縣自縊死

### 詔求直言

宋史曰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未照一二陳之特以判

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持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

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

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畧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

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



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罰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  
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  
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  
尤有之乎惇育之乎夫有其實者石隨之無其實而有  
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  
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  
罰濫佞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諫  
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  
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  
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  
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  
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  
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  
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  
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  
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為  
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  
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

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  
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聰明命大運乾剛大  
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  
幣素服撤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  
而善之以為  
相州教授

### 以世雄為安定郡王

宋史曰世雄燕懿  
王德昭之曾孫也

### 召龍葵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鄭浩為左右正言

宋史曰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鄭浩復用  
憲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  
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  
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  
自惇始遂出  
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夏四月朔日食○陳瓘

### 上書論國是

丘氏濬曰按國是之說始于孫叔敖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叔敖之意亦不專以其私取舍者為是非而以衆人之所同取舍者為是非此國是之說所由起也王安石始自是其是而盡非天下之人以為國是蓋借叔敖之言以文其奸耳自後京卞董祖述其說以將天下之口行一己之私遂至宗社丘墟神州陸沉安石之罪大矣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衆人以為是則是衆人以為非則非矣合天下之人之言咸以為是而非非之者是則所謂國是也因時隨事擇其可否權其輕重而必原於天理之正合於人心之安斯則所謂國是者乎政不必立為一定之名必以天下人之同已也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

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

### 內郡

宋史曰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曰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觀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王局觀明年七月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雖嘻笑怒罵之文皆可書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宋史曰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召禁中

蔡卞有罪免

宋史曰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達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忠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殿中侍御史龔夬論惇卞之惡且曰昔曰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詔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

免于地卞子孫禁錮于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遺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詔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二十

三人官

宋史曰從尚書右僕射韓忠彥之言也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宋史曰恕知南安軍右正言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皇太后詔罷同聽政○八月作景靈西宮

宋史曰奉安神宗神御也復建重光殿于其西以奉哲宗

葬永泰陵○九月章惇有罪免

宋史曰惇為相專圖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米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蕪山陵使靈舉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禁免知越州

冬十月夏人來貢○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宋史曰頤既受命即謁吉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宋史曰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剥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言語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徒知揚州

宋史曰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下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墮矣龔夬亦言京治文及南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燬陳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八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



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璿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 以韓忠彥魯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宋史曰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垂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下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彥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熈出知陳州言于布曰死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君子繼逝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臣

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必要路異時惇卜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 詔禁由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十司詔改元○

宋史曰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次次大公釋川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是邪正雜進矣初魯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紹事徐童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 罷平準務○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

○以范純禮為尚書右丞○出宮女六十九人○女真攻阿疎城取之



巴辛

宋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亘天

宋史曰流星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稜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在方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五色推之赤為陽黑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散而為白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矣

### 高平公范純仁卒于鄧

宋史曰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用心寡欲約已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度事易遂言官辨明

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孝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年七十五帝聞訃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享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持待僚友親雖宗族未嘗頃史雖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之坐阿王氏無曰純仁忠厚仁恕宰于天下不澄不挽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下為已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皇太后向氏崩○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

陵



宋史曰太台謚欽聖憲  
肅太妃陳氏帝生母也

### 遼耶律洪基死孫延禧立

遼史曰遼主卒于混同江行宮年七十孫延禧即位是  
為天祚皇帝改元乾統詔為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  
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瀋  
為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誅乙  
辛黨徙其子孫於遼發乙辛得里特之  
墓剗棺戮死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 二月賊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宋史曰右正言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  
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無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寘  
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  
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  
放著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  
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國人皆曰可殺也

###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  
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  
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  
州追民究治以儆分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  
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  
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  
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  
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耶惇默然而止

宋史曰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  
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  
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  
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  
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  
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  
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  
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夏四月朔日食○癸欽聖憲肅皇后○六月罷尚書右丞

范純禮

宋史曰時韓忠彥雖為首相而柔懦不決曾布遂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帝曰述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必非盡懷姦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間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遼使純禮主宴誥誣其振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

罷左司諫江公望

宋史曰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為橫議借威振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廢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鈞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輿爭輿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崇皇天后土何先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曰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向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秋七月安燾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燾同知院事陸佃

為尚書右丞○冬十月李清臣免



宋史曰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 罷權給事中陳瓘

宋史曰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却記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秦州

### 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

宋史曰瓘初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華率為所侵困瓘事者院之

### 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宋史曰供奉官童貫性巧妬善策人主微指以光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二高巧留杭累日以蔡京與之游不舍書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此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官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遠起京知定州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林學士承旨

### 再詔改元

宋史曰曾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

### 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講

宋史曰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



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作爰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即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成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溫益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宋史曰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而以王觀代爲中丞稷數以論事

忤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爲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至是出知蘇州

**崇寧丁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宋史曰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二月追封孔鯉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太妃朱氏**

宋史曰哲宗生母也謚曰欽成皇后附葬永裕陵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宋史曰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宋史曰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庭堅陳  
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  
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  
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  
度逐神考之  
人材遂罷

役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又禁其子弟不得官京師

宋史曰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  
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安籍俱在  
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文彦博等  
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  
毋得官  
京師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宋史曰詔元祐元符未入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  
宰相安燾曾任樞政王觀曾任樞政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

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  
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  
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  
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珠陳彥默李  
祉陳祐任伯雨陳郭朱光裔蘇嘉鄭俠劉見魯君貺陳  
瓘龔夬汪衍余爽湯械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壽  
趙約譚宸揚備陳侑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  
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  
欲參用元祐人材在惡奔競嘗曰人材無大相遠當以  
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  
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  
作是使之弱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  
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  
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  
籍不欲窮治正恐自  
及耳遂罷知亳州卒

內侍請以金飾宮宇詔黜之



宋史曰帝新即位思節冗費後苑嘗欲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令罰內侍請者

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

宋史曰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鑿善鑿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鑿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召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六月詔脩神宗所定官制○追封商忠民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閏月曾布免

宋史曰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婿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秋七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成任○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

宋史曰制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焚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

宋史曰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



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盜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章惇罷○復罷春秋博士○八月初置安濟坊于郡縣養民

之貧病者○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于都城南

宋史曰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圍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人外舍三

千人

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

宋史曰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三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古引之

復令進士並試律○復紹聖役法○九月立高麗人碑于端禮

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宋史曰時元祐元符末群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猷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



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丘氏濬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則肆為朋黨之說君子指小人為黨小人亦指君子甚至君子亦指君子以為黨而小人亦然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宋白元祐以來黨論滋起互相指斥不復能辨衣冠塗炭垂三十年至於崇寧其禍極矣嗚呼有國者其尚公以存心恕以待物無偏無黨一推理之是準庶幾消朋黨之禍於未然哉○初元符末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京等復請下詔籍其章疏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四十一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蔣之奇罷○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  
竄豐稷陳瑾等于遠州

宋史曰時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問既而昌州判官馮漸上書言先帝既終則

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仲慈婦之恩於是侍御史錢通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任言復稱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逃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於是蔡京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祀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詔書帝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未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魯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邠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瑾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漸為鴻臚寺主簿

以蔡卞知樞密院事○遼蕭海里叛女具部節度使盈歌擊斬之



遼史曰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翰達刺至生女真約同舉兵盈歌執之會遼主命盈歌討海里盈歌募兵得千餘人元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女真兵未滿千也及與海里遇時遼兵數千不能克海里盈歌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遼將許之盈歌使阿骨打與海里戰海里中流矢墜馬阿骨打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盈歌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未幾盈歌死元子烏雅束嗣

### 十二月議復涅州詔韓忠彥魯布安盡點范純禮蔣之奇等官

宋史曰蔡京蔡卞請復涅郡且薦高永年王厚為帥於是治棄涅州罪貶忠彥及盡為節度副使布為賀州別駕純禮分司南京奪之奇職凡預議者皆貶黜有差

### 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竄鄒泃于昭州

宋史曰初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問及諫立后事與歎再三詢及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具在此乎異時姦臣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 未癸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宋史曰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蘇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德州陳師錫彬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洵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 誠徽二州蠻納土加舒亶龍圖閣待制

宋史曰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沼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



土詔加置待制群臣表賀未幾曲  
赦兩路改誠為靖州徽為壽州縣

溫益卒

宋史曰益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  
可紀至其狡譎傳會蓋天性也

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下侍郎○二月尊元符皇

后劉氏為皇太后○復權茶法

宋史曰蔡自嘉祐通商熙寧中李稷提舉成都茶場稍  
復權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荆湖江淮兩浙福  
建七路所產茶悉仍舊禁權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  
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詔從之自是盜販  
公行民  
滋病矣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宋史曰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  
停替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未上書進士充三舍生  
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  
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策進士於集英殿

宋史曰賜及第出身五百三十八人時李階為禮部進  
士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確之甥也特奏名安忱對策言  
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在階出身  
而賜忱第忱博兒也又黃定等十八皆上書邪等上臨  
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  
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並黜之

夏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

宋史曰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  
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  
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

惇同知樞密院事○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宋史曰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聳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言頤以邪說誣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 更鹽鈔法

宋史曰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授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資更鈔已輸錢悉乾及於是時有濟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諸失備提點往東州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

怒奪  
繹官

### 詔重貫監兆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

宋史曰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差人多羅巴奉溪賕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差崩結遂命厚安撫兆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無西兵貫發視邊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差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接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於熙河蘭會路減囚罪一等

### 大蝗詔有司酺祭○秋八月張商英罷



宋史曰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在及其反贖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 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宋史曰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於此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遂定選人七階曰承直曰儒林曰曰文林曰曰從事曰曰通仕曰曰登仕曰曰將仕即以前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脩職將仕為迪功而專用通仕登仕將仕三階奏補未出官人承直至脩職須六考迪功七考有官保任而職司居其一乃得磨勘坐愆犯則隨輕重加考及舉官有差

### 令州縣立黨人碑

宋史曰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未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 高麗與女真通好

宋史曰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真自是往來不阻

###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宋史曰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頌又請製河北五十將兵器及兵車萬乘



於京師置  
官以領之

纂府銅鬲州邵州蠻內附○十月遼封耶律淳為越王

遼史曰淳興宗之孫也篤好文學昭懷太子之得罪也  
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群臣不可而止遼主即位寵待  
加厚號其父和魯幹為太  
叔封淳越王留守東京

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宋史曰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  
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人主始  
請鑄於諸路與小  
平錢通行于時

以蔡攸為秘書郎

宋史曰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  
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途攸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

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至是自鴻  
臚卿賜進士出身除授秘書郎

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

宋史曰元豐中知禮院楊傑言樂音多疵詔范鎮劉几  
與傑參定凡傑所奏下舊樂三律鎮以為聲維鄭衛且  
律有差宮商易位專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以為定樂  
當先正律乃作律尺命合升斗豆區鬴斛圖上之又乞  
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  
奏樂成詔罷局元祐中鎮請太府銅造律度量鍾磬等  
式上之其樂復下李照樂一律有奇然鍾律之議司馬  
完與范鎮論辨者三十餘年終不能相一周敦頤程頤  
張載皆有樂論亦未究其要及帝即位銳意制作以文  
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  
以廣樂富足以俗禮帝惑其說而營築制作之事興矣  
至是京擢其客劉昂為大司樂付以樂政昂引蜀方士  
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  
度之文取帝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鍾之律成



請先鑄九鼎以脩百物之象帝從之漢津本刺真兵士  
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  
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  
津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  
以李良授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語  
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三月大內災○置文

繡院○高麗侵女真女真敗之

宋史曰高麗既與生女真通好會烏雅束遣石適歡以  
兵徇曷懶甸之地下其七城高麗恐不利於已使人請  
讓寧石適歡使盃魯往而曷懶甸亦使二詳穩如高麗  
高麗執二詳穩而拒盃魯不納於是五水之民皆附高  
麗執女真團練使十四人進攻女真石適歡連破之追  
入闕登水逐其殘衆踰境高麗王悞遣還所俘請和由  
是使好  
復通

夏四月罷講議司

宋史曰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  
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  
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  
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  
具以聞  
從之

王厚復鄴廓州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節度

留後

宋史曰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未年將左軍別將張誠  
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川羗置陣臨宗水倚北山  
谿餘羅撒張黃奎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  
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羗退走右軍  
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羗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  
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去其母龜茲公主



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  
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  
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羗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  
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  
留後史臣曰公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  
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博主王瞻  
蔡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  
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  
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 改六曹名

宋史曰改定六曹以士戶儀兵刑工為序增其真數倣唐六典易胥吏之稱

###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

宋史曰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隣人不告者皆罪之私

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綫引準新樣  
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綫引趙挺之以為  
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宋史曰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  
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  
殿使都人縱觀

### 增諸州學未立者○置書畫篆學

宋史曰書學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  
言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為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為  
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為法畫學之業曰佛道曰人物  
曰山水曰鳥獸曰花竹曰屋木以說文爾雅博雅方言  
釋名教授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  
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做前人而物之



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士筭學以九章周髀  
及假設疑數為筭問仍併曆筭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  
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學上  
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

### 重定黨人刻石于朝堂

宋史曰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  
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用  
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  
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  
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於籍而禁錮之  
哉蔡京大不擇風搥臣劾之出知蘄州

###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八月許將免

宋史曰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  
舊謀章表析支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  
之所守居紹聖則陰造元祐之所  
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

### 邦藩疊三州蕃落來降

宋史曰秦鳳招納司言 階州生蕃納土得拜為疊三州  
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畧副  
宗回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脩  
為西上閣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拜洵武

### 為尚書左右丞

宋史曰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  
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  
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  
林為承旨遂拜左丞

###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

宋史曰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  
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



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後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又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

### 罷科舉法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

宋史曰時雖設辟雍太學以符士之升貢者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 冬十月詔諸州別置齋以養材武之士○十一月帝臨太學

### 又臨辟雍

宋史曰幸太學官論定之士十六人幸辟雍賜司業吳綱蔣靜四品服學官推恩有差

### 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是歲大蝗○安惇卒○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宋史曰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持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制五路

### 王祖道言黎洞王古蠻楊晟免等內附

宋史曰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微利乃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二十



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峒之衆尚未論也  
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  
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  
以武臣為守置溪峒司主之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九十三終



明正千戶百家上餘萬口其亦在明之南大嶺也  
玉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極其險要合輜自二  
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  
以武臣為守置溪峒司主之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九十三終



